

·青年文库·

浅谈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定位：第三世界或西方

——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线索

·王士皓

内容提要 中国人对拉丁美洲最主流的定位是在“第三世界”层面，但在最权威的平面媒体《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中，也存在着对拉美“西方”层面的定位。本文认为，两种定位并不互斥，而是从不同层面表述对拉美的认知。在中西方交流日趋紧密的今天，多一些对拉美“西方”层面的定位，可能有助于增加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知。

关键词 拉丁美洲 第三世界 西方

《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5期刊登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拉丁美洲》的调研报告。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我们看到“整体上，中国民众对拉美国家了解不多，甚至基本上不了解”，在“哪些国家属于拉美、拉美人讲什么语言等常识性知识”方面中国民众的认知程度也不高。同时指出，中国人在获取拉美信息方面，主要途径是大众媒体，而了解拉美的主要障碍则在于“信息来源少”。

谈到中国人对拉美的认知情况，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词语——亚非拉。这一跨洲际的称谓，可能是很多普通中国人接触到的涉及拉美最多的词语之一，尽管一部分人最初并不明确“拉”字所指，即使是现在，这一词语仍然不时出现在报刊之中。例如，“亚非拉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延续到60年代，最终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形成了‘第三世界’”；“代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24国集团也发表声明，呼吁采取全面的国际行动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恢复市场信心”。这里出现两个同义互释的词语——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实际使用中，“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中国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最主流定位。

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首次使用了“第三世界”这一词语。

收稿日期：2008-11-11

作者简介：王士皓，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同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三个世界”理论作出了正式的表述：“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原先“第一世界”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第二世界”的概念也有所模糊，但作为与经济发达国家对应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却早已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拉丁美洲无疑是第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虽然“亚非拉”的观念有所淡化，但中国人心目中对拉丁美洲最主流的定位仍在第三世界层面上。

然而，中国人对拉美除了第三世界的定位外，是否存在着其他定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百余年来中外交往使中国人认识最多的应该是一个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西方世界”。诚然，“西方”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如将“西方”等同于“发达国家”，“西方”与“第三世界”可

肖枫：《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载《人民日报》，2000年8月10日，第9版。

马小宁：《西方七国集团宣布应对金融危机行动计划——承诺加强合作稳定金融市场》，载《人民日报》，2008年10月12日，第3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

构成对应关系。例如，“西方国家早期的无限排放与后期的‘奢侈排放’，是当今全球气候问题中的主要人为因素。发达国家应承担相应责任”，“全世界必须为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团结起来，而不应把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钱看作是慷慨的浪费”。但是，“西方”在中国人心中不仅体现在经济发达程度层面，更多的是一种集合概念，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教。在实际运用“西方”概念时，根据对象不同，上述三方面的关系可以是“逻辑或”，也可以是“逻辑与”。但无论是“逻辑或”还是“逻辑与”，拉丁美洲都具有“西方”的特征。

二

既然如此，中国人对拉美有没有在西方层面的定位呢？《环球时报》2002年1月3日第6版有一则题为《日本人羞答答跳桑巴》的报道，该文在介绍了东京浅草桑巴舞狂欢节的过程后，作出了如下的总结：桑巴舞狂欢节本是巴西的国粹，引入日本已经有17个年头了。这不能不说是东西方文化迸发出的绚丽火花。显然，这里的东方指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而西方指拉丁美洲的巴西。然而，在另一个语境中，日本又是“西方7国集团”的重要成员，而巴西则是“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之后，每年各类媒体对日本狂欢节的报道大都提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一年一度留在潜意识中的印痕，终于使我在看过《中国人心目中的拉丁美洲》的调研报告后，有了在意识层面思索中国人心中对拉美定位问题的想法。当然，由于条件限制，本人无法采用大规模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上述调研报告提到了中国人获取拉美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大众媒体。受此启发，我就将“中国人如何定位拉美”这一问题转移到大众媒体怎样在相关报道中定位拉美。所以，笔者查阅了受众面最广的平面媒体《人民日报》中对拉美的报道。当然，前文已述，对拉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最为常见，但是即使在《人民日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对拉美“西方”的定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一）政治方面

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2日第3版有一篇题为《西方舆论反对美国在远东玩火》的报道，其第一段写道：“据新华社讯：美国在台湾海峡地

区的挑衅行为，不但受到世界正义舆论的严正谴责，而且也引起了西方国家舆论的强烈不安。”

之后，在援引这些西方国家舆论时，列举了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家报刊的报道或社评，其中阿根廷《时报》以《美国无法抹杀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存在》为题，抨击了美国对中国的挑衅政策。

（二）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

1985年中国总理访问拉美，《人民日报》11月14日第6版以中国领导人访问拉美时的一句感想《百闻不如一见》为题，对访问进行了综述。在谈到巴西时，该文用了这样的表述：“巴西的工业产值占西方第八位，生铁产量居世界第二，铀第一，黄金第四，钢第七，军火出口第五，汽车出口第十，拥有世界最大的平原亚马孙、最大的巴西高原、最大的森林亚马孙、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孙。”

另外，《人民日报》1994年7月28日第5版一篇《西方文化经济政策一瞥》分别介绍了美国、意大利、北欧国家和阿根廷的文化和经济政策，在介绍阿根廷情况时写道：“阿根廷政府对于民族的高雅的文化也实行减免税，而对高盈利的通俗文化实行高额征税的办法，如对组织摇滚歌星演出的演出商课以重税等等。总的说，实行差别税率是西方国家对文化事业实施区别对待、分散决策、分类管理的具体体现，是政府对文化事业施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三）文化和体育方面

《人民日报》1988年4月2日第6版一篇题为《西方愚人节》的报道有以下的描述：愚人节“又称‘万愚节’，是西方的一种风俗。欧美一些国家每年4月1日纪念这一节日。墨西哥则在每年12月28日纪念愚人节”。

《人民日报》1992年2月9日第8版《西方体育的金钱“魔方”》一文写道：“这些大老板们的积极参与，使得西方体育活动染上了日益浓厚的商业色彩。一些成绩较好的运动员，盈利也越来越高。”

黄晴：《放眼多边进程（年终报道）——国际政治篇（下）》，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1日，第7版。

“逻辑或”是指条件中有任一个条件满足，运算结果就为“真”，据此日本可称为西方国家。“逻辑与”是指条件都同时成立的情况下，运算结果为“真”，据此可以将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排除在外。然而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转型后，用西方特征定位这一地区就更为复杂，已超出本文的论及范围。但因俄罗斯加入“西方7国集团”而扩充为“8国集团”后，中国主流媒体对此就不再使用“西方X国集团”这一称谓。

对拉美第一体育运动足球的报道，我们也能看到“西方”的定位。《人民日报》1961年9月22日第6版对现在称为足球转会制度作了具有当时鲜明时代特点的介绍。这篇题为《足球场上明星，交易所里商品，牌价高低分明，老板卖出买进》的报道中，有如下的描述：“意大利的《邮报周刊》最近一期的封面上登着这样一幅图画：一个橱窗里陈列着八九个肤色不同的足球运动员的模特儿，他们的胸前各挂着一块白牌，上面标着从2.5亿里拉到6亿里拉不等的价格，下面写着‘拍卖’的字样……只要注意一下这些模特儿的相貌和胸前牌子上写的名字，足球爱好者就不难发现：这都是西方世界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以上不同时期《人民日报》对拉美的报道，时间跨度长达近50年，但其中都有对拉丁美洲“西方”的定位。当然，基于样本规模的考虑，本文认为以此作出系统性的结论有些武断，但从中还是可以获得一些提示。

第一，中国人对拉美“西方”的定位主要体现在拉美国家方面，而对整个拉丁美洲范畴则尚未发现对其“西方”定位的报道。

第二，在政治方面，对拉美“西方”定位较少。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日报》政论性报道中少有此方面内容；二是自“三个世界”理论提出后，相关报道中对拉美的“西方”定位几乎绝缘。在其他方面，对拉美的“西方”定位则相对较多。

中国人对拉美最主流的定位是在“第三世界”层面，但是一般当“第三世界”与“西方”不构成对应语境的情况下（当然偶尔也有例外），也会出现对其“西方”的定位。这可以推断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人认为“西方”和“第三世界”的概念不构成互斥的关系，而二者最大的交集可能就在于对拉丁美洲的定位上。

三

现代和当代中国人对拉美仍存有的“西方”定位并非无源之水，早在清代中国和拉美国家正式交往时，就有这样的认知。例在晚清时期中国和秘鲁谈判建交时，清政府谈判代表李鸿章对此就有这样的评论：“西国议章无非大同小异，秘鲁未必独占一格。”之后，在与巴西立约时，也有“巴西立国年代虽然不多，但土地广阔，一切政教与英国相同（指君主立宪制，当时为巴西帝国），欧洲各

国皆称之”之语。建交后，清政府向拉美国家派驻了公使，在其笔记文集对拉丁美洲的记述中，“西人”“西律”“西例”“西俗”等词汇的出现更是不胜枚举。当时在汉语中并没有“西方”一词，但上述内容充分说明晚清时期中拉正式交往时，中国人是把拉美国家作为“西方”国家看待的。

当时中国人的这种认识也是与19世纪的国际环境相符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发展到19世纪，参与其中的绝大部分主权国家集中在欧洲和美洲，当然包括拉美国家。当时全世界的主权国家只有几十个，而拉丁美洲独立后诞生的20多个独立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成员。

以墨西哥为例。1821年墨西哥独立之时，美国独立还未到50年。出于对拉美独立运动的同情，美国于1822年即宣布承认墨西哥独立，并于次年提出了著名的《门罗宣言》。欧洲方面，1825年英国和墨西哥签订《友好与贸易条约》，标志着英墨正式建交；出于神圣同盟的原因，包括法国在内的天主教国家对墨西哥的承认相对迟缓，但墨西哥和法国的经济交往较多，并早在1824年即派特使访问法国；1836年梵蒂冈对墨西哥的承认，标志着宗教因素对欧洲国家承认拉美独立的限制已经消除；在梵蒂冈承认墨西哥独立后的一个月，西班牙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相对于大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过程是较为顺利的。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战略需要，也有拉美国家自身具有“西方”特征的因素。虽然拉美人民在自身文明的认同上存在分歧，虽然学者对西方文明是否包括拉丁美洲文明的观点也并不一致，但是就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在其文化与西方的接近程度和受西方影响程度上说，“按照一些人的看法，拉丁美洲显然是西方的近亲，有人甚至认为，应被看作是西方家族中的一个成员。”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结束后，军人独裁成为拉美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18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六册：译署函稿），卷十一，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171~3172页。

参见刘文龙著：《墨西哥通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27~132页；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57页。但二者对美国承认墨西哥独立的时间的记述相差一年，这一时间本文参考后者。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0页。

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诟病。这一点倒与拉美地区原宗主国的境遇有些相似。20世纪后期，拉美主要国家纷纷恢复了民主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的左派力量纷纷取得了政权。然而，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当前拉美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的，即所谓‘体制内的崛起’。迄今为止，这些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都没有超出‘体制内变革’的范畴。综观整个20世纪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资产阶级左翼与右翼轮流当政，变革与反变革的斗争不断交替，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里所说的体制，显然是具有西方特征的民主体制。

拉丁美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拉美国家独立后的发展之路既与亚、非国家明显不同，也与欧洲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将拉美定位于第三世界层面还是西方层面，甚至是二者的结合，都无法全部概括拉美的特质，但是就中国人认知拉美的问题而言，我们的确又是更多地从第三世界的层面了解拉美的。在中西方交流日趋紧密

的今天，多一些对拉美“西方”的定位，是否可能增加一些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知呢？

主要参考文献

1. 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2.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 刘文龙著：《墨西哥通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
4. 李春辉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5.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六册：译署函稿），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责任编辑 张颖）

苏振兴：《拉美左派崛起与左派政府的变革》，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第8页。

·学术动态·

“中国与拉美：贸易与投资机会”研讨会综述

2008年1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与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联合主办了题为“中国与拉美：贸易与投资机会”研讨会。

在中拉贸易与投资合作现状方面，与会者指出，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增强，各种多边、双边机制不断完善，企业间交流日益增多，中拉双边经贸关系得以健康稳步发展，合作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

在中拉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动机方面，大家一致认为，经济互补性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增长的基础，中拉在要素禀赋、产品、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各有优势，双方经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互为机遇。同时，中拉之间还有发展经验上的互补性。

在中拉贸易与投资合作的路径选择方面，与会者认为，中拉之间的投资合作将有利于改善目前的贸易模式，双方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产业内贸易将为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制度保障也将有利于经贸合作的开展，中国和拉美可以探索更多的适合双方国情的自由贸易安排模式。

在讨论中拉政策协同互动的议题时，与会者指

出，中拉经贸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第一，双方政治关系良好，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特别是中国政府最近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使中拉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与对方开展合作抱有浓厚兴趣；第三，中拉之间的各种政府间协议为双方开展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第四，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将为中国参与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机遇；第五，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的局面下，中拉双方都提出了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新机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中拉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继续发掘互补优势，促进贸易关系和贸易规模持续平稳地发展，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农业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与会者一致认为，对中拉未来合作进行深层次学术探讨，加强与境外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研究，必将有助于增进中拉超越一般经贸往来的相互理解，也为扩大双方业界合作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岳云霞 供稿）